

粵雅堂叢書

粵雅堂叢書

朱

子

乘

譜

朱子年譜原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  
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  
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  
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  
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  
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  
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  
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

大義天開曰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辯似而後孔氏之道厯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

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閒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眾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追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

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  
白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  
禮孝經下追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  
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  
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  
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  
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  
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  
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吾友李

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  
錢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余識其卷首嗚呼帝  
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  
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  
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  
在禹下余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余生也後雖不及  
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  
以固陋辭後學臨邛魏了翁序

附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朱境以書告曰文公年譜謀鋟諸梓邑賢令佐斯文朋友願就微猷敢以序文爲請嗚呼大賢君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教也况吾文公之年譜乎哉刊以傳示於人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所載求師取友註述本末出處進退居官蒞政前後次第悉詳年月書之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旨造道成德之淵奧要歸所以承先聖道統之傳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譜行述則有待於

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不易易也此康節墓誌所以惟屬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後方爲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賢故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爲聖人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聖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也立師道以教萬世者也師道之立君道所由以立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

今文公之學薄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家有其  
書人誦其言然經燹之餘此文或不能盡見也以平日  
仰慕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發興起若時雨之  
霑漑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  
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徵  
辭疾家居集議督工力就厥緒均知崇尚斯文以隆治  
化咸可尚也故不敢辭以復命於掌祠云是歲之九月  
三日汪仲魯序

朱子實紀紀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舊名

年譜今更曰實紀何也謂之年譜則紹乎前彰乎後者  
不足以該必曰實紀然後並包而無遺亦猶史家有世  
表年表總謂之實錄也或曰堯舜始末孔子紀於典孔  
子始末馬遷紀於世家濂溪伊川始末朱子紀於事狀  
年譜是編亦擬孔朱而作歟銑避席而對曰不然此果  
齋李氏之書屢經鋟補頗涉淆舛加以事或逸於時文  
寢增於後未有粹其全者銑於朱子受罔極之恩且爲  
鄉後輩與有曠墜之責不自揆竊因其舊而脩之釐爲  
十有二卷以致景行之私非敢妄作也夫堯舜周程之

事固賴孔朱以傳乃若孔子雖無世家而六經之昭於萬世者自若朱子雖無實紀亦奚病其書之昭於萬世哉書昭於萬世卽道之昭於萬世何賴乎此編也抑朱子嘗言伊川年譜不能保無謬誤此固夫子自道亦足以見紀述之難大賢且然矧區區小子乎同志君子幸原其僭而加訂之使讀之者有以覩夫德業之全而興起焉得有所據以爲希賢希聖之階則其爲助似當不小爾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後學婺源戴銑謹書

世傳李果齋公晦嘗著紫陽年譜三卷魏了翁爲之序

今其序固在但云果齋輯先生言行卽不稱有年譜及  
考朱氏今所存譜蓋多出於洪武宣景間諸人之筆與  
朱氏增益所成斷非果齋之舊其最謬者先生歿後數  
十年間所得褒典猶用編年之法甚者尊朱詆陸爲私  
家言非述作體也比侍御元山曾君佩按閩至建陽得  
其書讀之頗疑冗脫將重加刊正而以其事謀於默默  
惟尙友古人必論其世矧先生立言垂訓在禮學者所  
宜立爲先師乃其行年素履桑梓後人顧可諉之弗知  
卽雖不文誼何敢辭竊聞之古昔聖賢道術精純要以

踐形盡性爲至學也者學此者也論性莫如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學莫如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賢而下靡不須學其爲道也本除習氣以還真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爲進退量盡而止耳故爲果爲達爲藝爲孝爲簡爲魯爲愚所至不同其所以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博學弗能弗措所博何物蓋學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窮理空譚爲也如此斯可謂之學也已宋自周程以還談道術者蓋多歧矣先生崛起於時早

聞父師之訓既舍二氏黜百家遂自力於學問思辨之  
閒以求聖賢不傳之緒卒於遺編得之折衷羣儒直泝  
伊洛故其析義最精著書最富與陸氏之學頗相違異  
此其途轍所從人不同明矣然觀先生微言細行具皆  
篤守聖謨至進退取舍之際與立朝大節尤皦然著明  
於世惟其以疎遠犯人主觸權路見嫉羣邪蒙譏僞學  
非先生之過流風餘韻蓋有起千載斯人之慕者豈獨  
傳註爲世所遵用哉默也後先生數百年翔泳高深欲  
起九原質疑義而不可得而於今譜所述又素乏討論

輒以元山君之意咨於先生裔孫河河指摘譜中舛誤者數事與予意合因屬之考訂一準行狀文集語錄所載默不自揆稍爲刪潤其猥冗左謬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視舊本存者十七不以鄙誣累先哲也譜成復取勉齋行狀並國史本傳爲附錄以示傳信其自宋褒典亦彙附於末與是譜合爲五卷云默猥本論次妄原道術問學之實欲使後世尊先生者就而考之然知不免於世譏元山君學古人者也甯無諒於余心乎嘉靖壬子夏六月旣望同邑後學李默謹撰